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一月癸巳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

減等舊録云初熙寧中應強盜贓證未明因擬被執而能自言皆從末減時司馬光以為非是刑部觀望有請從之新録辨曰按問欲舉條制第四卷論之已詳自初熙寧中至從之四十字並刪去明年二月末范純仁奏當考第四卷事在是年四月二十五日

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京

東路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丁酉祔神宗神主於太廟第八室新紀云祔神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成之舞　案大成之舞宋史本紀作大明之舞

朝議大夫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

絶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於前云此據李豸所作佖行狀及范鎮墓誌佖傳載佖事極疎略亦不載佖再爲京東漕也

辛丑德音降兩京畿內河陽管內死罪一等囚杖已下釋之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侍御史劉摯言伏見陛下聽政以來除三省樞密院執政奏中外其餘應合上殿臣僚至今未降指揮臣竊謂臨御之始正宜開廣聰明延見臣下有所訪聞雖臣子論事自可列上章疏然

事固有言之猶不能盡者而况文字之間哉理之隱微情之曲折必假指畫反復於前庶幾為能明之臣竊料向來方是先帝山陵禮有未遑今陛祔已畢欲乞先次許令臺諫官以時上殿奏事據摯奏議自注十一月十一日奏此

壬寅詔中書舍人錢勰再看詳高麗入貢儀式　承議郎李士京為編修官並依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指揮元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指揮未見恐此或有脫誤新舊本同當考　詔在京物貨場見在物貨應輸錢者並蠲免　詔石得一已充永裕

陵使罷入内副都知及兼領差遣其提舉教馬軍軍所提舉訓練皇城司親從親事官射弓並差入内押班梁從吉管勾同文舘所差内侍押班劉有方入内省申奉聖旨入内東頭供奉官武球等並落閤子下武球陳處約趙禮劉瑗蘇珪特與轉官及減年磨勘轉出張士彦帶勾當後苑先次與差走馬承受西頭供奉官陳端郝隨王遘殿頭劉友端並與走馬承受張士彦等五人并西頭供奉官張琳石壽高班韓邈胡絢各與等第減年

磨勘奉旨依已得指揮密詔十一月十二日復管城縣為鄭州以監察御史劉拯及縣令周邠有請也舊録云熙寧初鄭之吏民以徭役供億公私疲弊願省為畿邑詔從其請至是以監察御史劉拯及邑令周邠有請也新録辨曰鄭州廢於熙寧之初復於元祐之初廢併興復之由各繫於當時不必並載自熙寧至是二十七字並删去熙寧八月五日廢鄭州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又復軍額于闐國進馬賜錢百二十萬

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以疾乞宮觀詔給寬假諸州管勾官不奏差政目十三日當考

甲辰詔還開封府解額百人熙寧中罷開封府解額併

歸太學至是復之舊録云先帝增闢太學養士欲廢科舉首罷開封解額併歸太學至是復之新録辨曰增闢太學養士之法備見神宗實録不必復載於此今自先帝至舉首十三字並刪去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罷開封解額非熙寧也紹聖三年八月十六以登聞鼔院檢院闕

歸中書省三年為任降永裕陵副使宣政使登州防禦使宋用臣為皇城使依舊登州防禦使監滁州酒稅務言者謂其興利苛細故有是命舊録云命官考究未畢而有是責新録但削去六字不復辨說當考言者姓名并當出之政目云永裕陵副使宣政登防宋用臣興置財利類多欺罔特降皇城使依舊登防滁酒具根磨不行政目所云根磨不行即舊録所云考究未畢也更詳之明年正月十四日當

併此河東路經略司言北人於火山軍界疊石為墻慮蓄姦謀為侵占之漸詔左藏庫副使趙宗本詣墻所體訪畫圖以聞如侵舊界即移牒毀拆仍當為先備未幾復言北人聲言欲爭據石墻乞增兵防托詔沿邊安撫司容共覘視若侵占有實奏拆去　詔諸路察治私置廂獄　通議大夫盧革卒盧革以十一月十四日訃聞十六日乃差革子秉知湖州十二月十一日又聽革傳養舊録如此新録因之或革死時在十二月十四日舊録誤載於十一月十四日更須詳考

丙午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劉昌祚知渭州代盧秉也以秉知湖州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昌祚知渭州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知熙州三月二十二日徙渭州劉摯言先朝以劉昌祚嘗小有功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制出入戰守惟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内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

臣嘗伏念御邊禦敵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蕭嵩高杜暹李適之自節度使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已權説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敵人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以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為蕃將無入相

之資故祿山得雋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知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嘗守邊者使為大帥則祖宗之法常存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豫防其漸乎尋詔管軍常多闕貟劉昌祚已差知渭州宜令別取旨差官如已降告即行繳納御集

十二月二日令附此十二月二日壬戌改命劉庠知渭州　詔馬軍所闕馬應給者在京府界京東京西河東陝西路無過七分河北路無過六分　樞密院勘會已降指揮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只冬教三月仍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詔應申奏及行移保甲文字稱某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司逐縣監教官並罷只委令佐監教十都保甲已上縣分於冬教前自京差指使一名往彼同監教提舉保甲司各置勾當

公事并指使一員實錄但書罷監教保甲官置勾當公事及指使一員今用樞密院時政記本文

監察御史王巖叟嘗言臣竊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據王巖叟朝論云奏乞罷教保甲狀并劄子十月十一日上令附十一月十六日保甲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田不及二十畝者四月二十二日乙酉指揮併教三日據司馬光七月十二日奏當亦在四月間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今臣蒙恩由河北知縣擢置御史敢以其所目見而身自歷之者

為陛下言不敢隐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惟陛下垂聽幸甚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不易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為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而輟方耘而罷方斂而

去此覊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廵檢之指使與廵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所以為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蓋凉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桌團曲紙墨看聽人雇直均菜緡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謗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廹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若也又有逐養子出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至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

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自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皆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見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饑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

廹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者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為之法爾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

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謂蓄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
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為安
静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謂
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既
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
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

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以治生無終年逋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天下幸甚（併教三日見司馬光七月十二日奏）又言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名列監司實無職事逐處郡縣惟有封樁錢數百千文

歷五七道一月之間一轉結而已每至廵教無可指揮徒使州縣有逢迎煩擾之獘若俾他司兼之理無不可伏乞廢罷以省冗官既罷提舉錢糧司罷錢糧提舉即此八月二十六日

巖叟又言昨在河北為知縣親見保甲之患非止一端及蒙恩召為御史即詳具保甲利害條列劄子欲求面奏而未到闕間已承朝廷有指揮止令冬教一月曁臣赴臺供職適主兵察竊見新保甲法尚存提舉教閱一司及攺逐縣廵教官為監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

為保甲之患者大本猶在臣頃至以先所具劄子上進仰冀陛下委曲知保甲之害蓋由提舉一司官屬不體朝廷之本心倚法用情奉行深刻所至百姓一聞其名已自疾首蹙頞無安樂意今雖曲為之防須亦別自生姦終恐為害不已伏望陛下深察民情廢罷提舉保甲一司及監教官但令州縣及安撫司主之使百姓安心於為生以樂聖政不勝幸甚若不罷提舉保甲司及逐縣監教官則是保甲無事之時猶遭脅制未免侵漁

終年不減騷擾之患此朝廷不可不察也且一司官屬三路不下數百員虛費廩禄亦非久遠可行之理今來指揮指揮在八月二十六日已亥自十月至正月分四番教閲臣竊見民間十月塲圃未終正月夫役將興農緒亦起此時教習未免有妨惟是分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教畢民情頗為便利不銷分作四番臣深曾體訪備得其情伏望朝廷更加詳度若罷提舉官司自於保甲都保不減在國家民兵之勢無所虧損又人人既得平居泰然

以為生則國家一日用之必樂於為用伏望陛下勿以為疑早發睿斷以安百姓如每年自京差指使往逐處同共監視教閱竊恐麤勇之人挾持朝廷所差妄作氣勢騷擾生事只乞令安撫司差郡使臣為使（十一月十六日丙午乃罷監教官）又言伏見近降保甲畫一指揮仍舊逐歲遣使按閱者竊敢為朝廷論其害臣每見使者所嚮其騎從之盛風聲之峻供億之繁承迎之厚郡縣為之騷然一小郡坊郭户有旋染縑帛五六百疋為供帳之具者推

此一事其餘可知雖非使者使之如此而州郡望風畏
憚不敢不然故所至人情甚以為苦又其所按保丁雖
各得銀絹三五匹兩而祇備按閱飲食衣服之費自已
不輕既得之而為衆人耗蠹又亦不少所存以歸能有
幾許臣深曽體問皆云若國家但令冬教使不失農時
則家之所得自可有餘天恩深厚非一按閲賜賚之比
矣竊考其情蓋不以得一時之賞為足而以安終年之
業為樂也况所謂賜賚者却祇是出於保丁人家所納

役錢數內耳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割其肉而啖
若不取不割之為兩得也臣愚伏望聖慈因冬教
恩下令罷逐年按閱之煩省役錢封樁之擾一以
養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又言伏見保甲司每
封樁錢內支與人户一貫文令納一縑縣不下千
户不下三兩匹以為按閱支賜之備幸蠶絲之成
汲以織納不幸不成則貴買以赴期緣轉運司自
預買絹錢不少今保甲司亦散則是民間又生一重科

配之擾與之不為恩臣亦以為罷之便又言臣見每番按閱之時一小郡有買銀六七千兩者名為和買其實於坊郭戶上均配期限督逼每兩有陪三二百錢者其為煩擾推此可知矣七月二十二日甲寅遣官按閱三路保甲八月二十六日己亥罷提舉錢糧官自正月至十月分四番教閱十月二十八日己丑罷提舉保甲司令提刑兼領止冬教三月十一月十六日丙午罷監教官十二月六日丙寅第五等戶兩丁免冬教朝散大夫鴻臚少卿陳睦為直龍圖閣知潭州通議大夫提舉太清宮龔鼎臣為正議大夫致仕政目詔門下省置催驅房知

泰州王子京罷令於揚州聽旨以侍御史劉摯言方遣官按察子京在福建日買茶抑配不應猶付以郡寄故也　知澶州王令圖言曾建議回復大河故道未聞施行詔吏部侍郎陳安石入內都都知張茂則同相視利害以聞尋命勾當御藥院馮宗道代茂則十二月十四日遣李常

禮部言冬至正旦朝賀在諒闇當罷欲其日令羣臣於東上閤門內東門表賀從之　詔武舉人犯學規或貢舉法被罪聽依進士量罪等級叙理從蹇序辰請也

戊申兵部員外郎葉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雖有寛期會減分數之息然民力已弊必無從出朝夕限滿又加督促竊以祔廟在近願乘此時更下有司檢察如委無可納特議蠲放詔大姓户見欠市易三分息錢並特與除放其人户本錢仰所屬依詳前後所降指揮催納不管少欠　侍御史劉摯言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司封員外郎序辰昨者以鹽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賣額州縣畏懼承望皆出配

抑使人陷罪破產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衆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懐患失之意或致别為經營以圖幸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見任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别聽朝旨政目於十一月十八日載摯乞黜周輔序辰即此章也今檢摯集增入十二月三日又二十二日摯復有兩章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周輔序辰乃責

禮部言高麗國奉慰使與州郡書不稱年號惟書乙丑年不敢留亦

不敢答欲令館伴官說諭從之

己酉遼國賀登寶位使林牙崇議軍節度使耶律白副使朝議大夫守崇祿少卿充史館修撰牛温舒以下見於紫宸殿次見太皇太后於崇政殿

庚戌録西京左藏庫副使解宗禮女之所生子胡太章為三班借職以宗禮死事也

丁巳鄉貢進士程頤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

守韓絳薦其學行故有是命司馬光與呂公著同章薦頤今實録乃不書光名蓋脫誤也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八日改承奉校書三月十四日又改

司馬光言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為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鬬訟弱不勝強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禄竊位苟且偷安以圖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際亦當三

思清察昭然無疑然後决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恱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親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

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又言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寛仁委政羣下或羣臣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辨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其合於上意者又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各相與竭

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為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二奏不得其時據光集在薦程頤後頤除西京教授乃十一月二十一日今並附月末更須考詳

侍御史劉摯言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強横輕肆作俳諢之語以凌侮同列誇示左右其語布于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為笑比來聖㫖增損政令之未盡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宗用臣驕横不法惇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洒醪雖更恩宥臣以謂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縁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禄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

而凌轢諧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宋用臣以十一月十四日責滁州監稅此章指惇交通用臣必在用臣責後今附十一月末更須考詳劉仿王知常撰次劉摯行實載劾章惇疏在論蔡確十罪後如此則當附此疏於明年末更詳之蔡確言章自十一月後來累累有之孫覺時為大諫獨未見所上文字明年正月末有兩章又不知果在何時當求覺集別加編次自去年十一月後來彈奏蔡確亦王巖叟元祐元年春首章疏文且邢恕孫繹錄恕言行說孫覺處當并考

監察御史王巖

吏言臣竊聞昨來執政大臣初議太皇太后陛下垂簾儀制之日門下侍郎章惇嘗對衆肆言曰待與屮禮數臣子聞之無貴賤無賢愚莫不變顔失聲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先皇帝之母皇帝陛下之祖母天下之尊極矣垂簾聽政又先帝之遺制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臣下所當講明而奉行之豈以私意輙可重輕考惇之語是何等語原惇之心誠何等心亡禮背義非臣子所宜出口臣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正惇罪又言

臣風聞之初未敢全信後見言者葢衆語無不同葢無禮於君人臣之所共嫉臣不敢蔽而不言以養強臣之惡伏望陛下早賜正惇之罪以厲羣臣此章不知以何月上既是彈擊執政必在許察官言事後今因劉摯劾惇即附見此　右諫議大夫孫覺奏朝廷近降指揮御史察官並許言事臣聞朝廷初置察官止令察省寺稽違恐其間有不可任言責者乞令中丞侍御更加察舉某可言事某可罷如不足即令舉可以言事者以聞從之密疏十一月事今附月末十二月十四日安惇劉拯罷　殿中侍

御史黄降奏江西湖南路已遣使按察蹇周輔并子序辰宜外補以俟典刑詔江西湖南福建鹽事令陳次升張汝賢疾速按察聞奏_(密疏十一月事)_　壽州壽春縣令充曹州教授周諝言所謂廣濟河實京師漕運三河之數下則通於江淮二浙上則達於京師故京東一路所産與夫江淮二浙皆得以有無相易而致諸京師京東之民賴此為業者衆矣故祖宗以來輦運之官置之於曹京東錢穀皆自濟至于曹自曹至于京師不過四五百里

耳比者李察迎宋用臣清汴之策遂移輦運置於淮揚京東錢穀自濟入泗由泗入清汴而達於京師迂曲遼遠近二十里臣欲乞輦運復置于曹則不惟便於上供而京東之民亦得蒙其利也詔令户部相度條析利害聞奏容疏十一月事今附月末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復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二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二月辛酉朔高麗國賀登寶位使通議大夫工部尚書林槩副使太中大夫兵部侍郎李資仁以下見於紫宸殿　頒行釋奠社稷風伯雨師新修祀儀

壬戌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劉庠充涇原路經略安撫

使知渭州十一月丙午劉摯言劉昌祚　昭宣使入內押班梁從吉管勾景靈宮　詔興龍節以諒闇中上壽宜罷鐵放沂青州諸縣失數役錢　還于闐國和罕王所進師子仍賜銀絹　詔今月十五日開講筵講論語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留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　罷太學保任同罪法舊録云初三舍法成士或濫冒於是立法使五人以上更相保任犯而情重及應送所屬者免檟楚聽贖至是因言者從之　又詔裁桑物法蠲民所欠罰錢舊録云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若不趨令則倣屋

粟里布爲之罰至是以楚邱民胡昌等有言故罷勸課種桑揄立法在熙寧五年七月趙子幾言霍舜封等擾民在六年五月十九日

癸亥侍御史劉摯言近者曾有論列乞罷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司封員外郎序辰職任不蒙施行伏緣理有未安事有未可以已者須當再有申列竊以周輔序辰繼於東南虐行鹽法為朝廷生怨讟於數路之民其於掊斂刻剝公論所共棄與吳居厚王子京輩無少異也居厚等初有廉按指揮即先罷見任而周輔等獨得

不罷在職如故乃是罪同而法異也若曰居厚子京事在所部勢不可不罷周輔等於江湖非所部無嫌故不必罷臣竊以為不然謂所部當罷是也謂非所部不罷則子京所部在福建而罷泰州何故也不可如居厚例豈不可與子京同行也要之待罪之人必去見事職任以需命爾故王道能使之無偏政令能去其二三縣行公平之法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正天下周輔等雖有被害之地非所部然今並游京師安處華要往來奔走權

門經營道地以為徼幸之計則其害有大於所部之嬈也臣風聞有旨催促陳次升等疾速體量結絶臣竊見昨者所遣之使幸皆精選於臺省其人必無所觀望萬一有見周輔父子在朝廷獨不去職與居厚等行遣不同又促其使事必疑謂朝廷欲寛其事故風以此意或采察按治滅裂回隱東南之害將有不得盡達于聖聽而法有不得行焉者故詳今來止於催促則周輔經營之術似巳行矣伏望聖慈深察其故不可使公道獨行

於外而不行於内早賜罷免周輔序辰見任皆從外補以一朝廷政令以解中外疑異之論候見實狀别聽朝旨貼黄若以謂周輔等罪狀未到無名以命其去則居厚先守廬州而後體量當時豈無名耶又貼黄政令不一最為國家之大患臣所以不避煩瀆者止為上繫治體亦非獨區區於周輔等也十一月十八日初論此月二十二日又再論明年正月二十二日乃責

甲子遼國賀興龍節使寧昌軍節度使蕭忠順副使中

大夫行起居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趙孝嚴見於紫宸
殿次見太皇太后于崇政殿
乙丑夏國遣人入貢夏國主秉常言母氏臨終屬臣曰
世受朝廷封爵恩禮備至今雖邊事未已屬纊之後宜
奉遺留物以進示不忘恭順之義雖瞑目無恨臣謹遣
使進遺馬白駝詔閤李清臣言伏見朝廷近遣郎官杜
紘弔慰夏國今復遣使來謝朝廷必欲因此之際特示
招懷所有每年時服近罷給賜欲乞自樞密院檢舉施

行闕牒西人開示恩意及昨來用兵擒捉到近上首領多在南方拘管乞擇其三二人可使歸還者推恩釋放庶其戴荷天恩共思欵服又言臣所奏並乞留中如蒙收採即乞節略臣奏自御批降出付三省樞密院商議取旨施行又言原釋因虜以懷敵人自古非一皆為美事如臣言可採即乞議明降詔命嘉其近遣使人辭旨恭順因此推恩釋放甚協朝廷之體兼可以窺察敵情清臣所言因夏人入貢附見更須考詳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杜紘又以刑中押伴刑部言令

提刑司檢法官覆州縣官小使臣等公罪杖以下案申吏刑部大理寺注籍則法官可以專於讞獄從之

丙寅御史中丞黃履兼侍講 命輔臣分詣寺觀祈雪

特賜于闐國進奉人錢百萬 侍御史劉摯言摯遺藁以

此為第二疏八年十二月六日上 臣昨者伏見宰臣蔡確充神宗皇帝山陵使於靈駕進發前一夕準勑合赴內宿確至夜深方抵禁門不肯依稟聖旨指揮欲將帶人從同入及見本門臣僚執守詔旨確遂恚怒而去更不入宿亦不聞

奏稟顯是驕慢臣曾具辟奏自後不聞施行摯劾確附十月末

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謂確奉使回必須引咎自劾闔門待罪既而還朝略無忌憚安居自處以為當然臣又聞近代及國朝以來臣僚凡充先朝山陵使者復土之後例須自求去位莫不得請而後已蓋以謂臣子之禮身典喪葬方畢其事以嫌自處不敢遽踐嗣皇朝廷所以致事上之恭例雖出於近代然沿襲莫敢廢之惟是韓琦奉使永昭陵回累章瀝懇終不獲去蓋英宗以琦

定策元勲特恩固留所以不得遂其請今確歸自裕陵赴集英内東門朝見訖即日視事但聞升祔之後因事畧於簾前備禮自陳竊料聖恩優遇輔臣必曾宣諭不許之意人但見其再拜而退遂偃然自若以為泰山之安確之事朝廷其意亦已輕矣所貴乎大臣者為其去就有禮進退有義臣以道固辭君以恩不許雍容節奏必有文義可觀而確不顧廉隅恐失爵位畧無逡廵之意不容陛下少施恩數而乘勢伺便無故自留天下不

聞其陽為求去之言不知其公然不退之理且前日違
勑不宿已見悖慢之心今日當去而就又無進退之節
為臣之分確豈不知蓋謂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可以不
恭謂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幃可以無禮又謂天下公
論久廢可以欺罔故泰然冐昧茍固權寵中外臣庶痛
心憤嫉為確恥之大臣如此尚何以尊隆朝廷內鎮服
羣下而外取重四方也哉伏望聖慈深以天下為意無
或容養姦惡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以慰安中

外貼黄稱若或聖恩廣大誠未欲暴確之罪即乞止以恩禮詔之使均逸于外亦足以慰公論又稱若或議者以臨御未久未宜輕去大臣為説臣以謂不然大臣無罪以禮求去則未可輕進退若有罪豈可牽制此説也據劉摯遺藳此疏係彈蔡確第二疏十二月六日上劉彷王知常撰摯行實載疏語亦同編録者或以此疏繫之王巖叟或巖叟同摯上此也 先是王巖叟言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下明詔免保丁第五第四之田不及二十畝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獲更生後復下

令變保甲月教之法為冬教人人始得安其業又大惠也然臣常親其事而見其微尚有以為陛下言者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壠畝之多寡無甚相遠麄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與温飽者同教於城下盈月而後已豈其所堪伏望聖慈哀憐約祖宗義勇等第之制特詔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寛貧民但籍其姓名備緩急出力以從事可也雖不教之戰而教者頼此以共濟耳國家平

居能有以知其情則百姓一日樂有以盡其力今雖罷之猶不為無益也臣又按祖宗義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之民皆曰我居近天子之都習知蒙幸以為常也今乃督戰鬬之技下與列郡等而又加峻焉安用為王畿之民哉此百姓前日之語也北則韋城白馬西則管城新鄭前為畿内邑則共苦於教今復而歸鄭滑為京西邑則三冬之教遂不預焉民又曰我畿内之民也顧不如畿外之人暇逸而安樂此百姓

今日之意也人情如此豈國家所以親腹心厚根本之計哉臣以謂畿內保甲宜悉罷之便惟陛下采納幸甚又言三路教兵固將應緩急之用以守以征也不知畿內教之將何所事哉若曰以禦盜賊則保甲之興反所以增盜賊者多矣皆已然之驗也今既復舊法廵檢添元額弓手置耆日耆壯盜賊固自消矣保甲虚名徒揺人心而無所益願陛下特釋之使根本之地清静而安固人人有歡然親上之心所以資萬世久長之利也豈

不善計哉惟陛下留意又按義勇舊法止取第三等已上充教閲四等而下但籍名姓而已更不預教蓋第四等民户貧乏與第五等不相遠耳願陛下惻隱全做義勇以為法庶貧寒之民盡霑恩德第五等兩丁免冬教十二月六日丙寅

又言臣近以三路第四第五等保丁多貧乏乞依義勇舊法免冬教及畿内舊無義勇今亦乞罷保甲未蒙施行臣竊以道有弛張故法有損益不可以為常要在酌民之言因時之宜而損益之為國家長久之計耳臣見

保甲之法陛下每損之則民心每加喜民心之加喜國計之益以為利也按義勇舊法三丁方取一丁而保甲兩丁便取其一已比義勇立法為甚密而得兵為甚多臣今不敢請取丁如義勇但乞如義勇免下户冬教而已冬教雖免而姓名猶存於籍亟召則亟得非釋然放之也臣昨為民官每親見下户保丁赴團教不以習技為難而常以艱食為苦未嘗不疾首蹙頞以應一日之教况無衣無褐隆冬大寒當一月之久乎陛下推臣之

言以觀其情之樂否也人情之所不樂而必為之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又畿内之民素倚京師以為重浸漬仁恩而安於無事自興保甲以來往往竊竊偶語曰三路教民固將緩急當護邊之用也我曹豈亦將驅而為此乎臣誠知國家無意至此徒使人心常疑而不自寧何益也議者皆以謂罷之便伏望陛下省臣前奏早賜施行今去起教月分不遠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

家免冬教新舊録但書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免冬教不著因由　詔熙河路經略使趙濟遣康識往蘭州及選將往定西城經畫隄備夏人如果來攻城即堅守應敵以取全勝勿為賊誘輕易出兵仍豫為清野之計俟其回兵即審量追襲以諜者言夏人欲寇邊故也

丁卯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湯封蔡國公

戊辰興龍節宰臣率百官并遼國高麗于闐國信使副赴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詔招刺禁軍違法聽轉運司

點檢先是諸路將兵專責提點刑獄或提舉官言者謂將兵散在郡縣轉運司因按部閱視可以歲遍故定此令舊録有此新録削去

辛未通議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並遷正議大夫成德横海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揚王顥為永興鳳翔節度使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頵為武寧鎮海節度使

壬申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門下侍郎司馬光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為正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為金紫光祿大夫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李清臣為通議大夫宰執親王皆進官用嘉祐治平故事也侍御史劉摯言臣伏覩近降麻制執政臣僚各特轉一官聖恩優厚中外聳動及臣伏讀麻制之詞乃以山陵及升祔禮畢故推此異恩於是臣竊疑焉夫應奉陵寢奔走職事乃臣子之分也若欲酬

勞則不應止於執政若旌其送往則執政未嘗俱行授受之間未有名義伏聞所司檢會嘉祐年體例進入依應施行伏緣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推即位之恩臣僚各已覃轉後來以弗豫進藥而輔導調護鎮寧中外以至聖躬康復親決庶政誠天下之慶謂輔臣實與有勞故又命人進一官然當時臣僚再三辭避累日不敢受命至遣近臣趣令以新官入謝不降坐以待之方敢祇受又治平之末神宗皇帝嗣位覃霈改官之後適值韓

琦以山陵使回懇求去位尋以兩鎮外補然猶虛上宰之位自曾公亮而下並不遞遷故亦特轉一官以補轉廳之恩考求兩朝故事若有因依則今來遷官別無義說雖過賞寧僭在聖人亦足以廣恩而於義未安恐臣下終難於冒處伏望謹重國體愛惜名器授之以公則中外之心服授之以道則廉耻之風行欲望聖慈照會兩朝故事不同如執政臣僚辭免新命伏乞特賜允從無傷事體區區臣言庶幾有補摯遺藁自注云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午上

此章令移入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午從之光及公著皆力辭光言臣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祐聖躬濟於艱難故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啟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疇功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掄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曽未踰年安敢再

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耻天下之人其謂臣何又言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阼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盡忠竭力亦不為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為諫官猶曽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斯獘今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倖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内侍近臣皆有兾望至時陛下亦不能

裁抑兩府亦不敢輒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若況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已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光及公著凡六奏訖不許明年正月乃俱受命　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確既為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固寵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亷耻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

下典章在臣職分合為朝廷爭之陛下亦須體亮衆臣
孜孜不已攻擊權臣有何所益凡人之情莫不樂安而
惡危好榮而惡辱然臣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誠為國
家也臣伏見神宗初韓琦乞罷相劄子云自唐至於五
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
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餌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
援此故事遽然引去又云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
陵事畢多從退罷琦之詞意再三如此神宗亮之遂許

琦去五代以上其人難以悉數祖宗以來之臣請歷舉本末陛下考之以照確之進退則貪權固寵無廉退之節曉然易見矣太祖山陵秦王廷美為使無宰相預其事太宗山陵雖以越王元份為使宰相吕端導靈駕至山陵及其還也猶以疾求解避嫌之心可謂深矣逺矣真宗山陵訖馮拯亦以疾五上表遂出判河南府二人皆兩朝所尊禮又國人所惜其去者也然自以山陵事還於體當去故皆力移疾而决遂其請此可見大臣重

廉恥明進退之分也仁宗山陵韓琦以英宗服藥未敢去非無故也非得已也逮英宗山陵復土琦即罷相今先帝已安陵祔廟禮成不知確以何名而自留何義而自居若謂陛下富於春秋藉大臣輔翼則左右自有老成重德為天下信服之人輔翼者如確輩無一正言無一正行天下之人指為姦邪共所憤疾而久留左右適足玷累聖德為國之蠹爾何輔翼之可賴此愚臣所以區區進忠而不已也若宰相之當山陵使者故事皆不

去臣何敢輙言若故事皆去臣何敢不言今衆口諠譁
譏切臣等以謂尸禄素餐當言不言辜負聖主又謂養
交取容希竊榮進畏避姦臣臣若不力言不惟敗陛下
風俗壞陛下典章亦害臣等名節一留姦臣而上下交
損如此可不為朝廷惜哉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
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
公議不容姦臣敗風俗壞典章而扶持天下之名節以
勵事君則臣等雖死無恨貼黄升祔後轉官故事不當

援用則冒恥而受之罷相故事又當援用則違義而取之敗風俗壞典章又如此所以公議沸騰以為早當罷黜也陛下以常禮留之言路以故事攻而去之上則不傷陛下優恩下則不廢天下公議伏望朝廷不以為疑早賜睿斷以慰人心神宗祔廟在十一月七日宰執轉官在十二月十二日今以此疏附十二日後按劉摯遺藁載彈確十疏其第一疏係十月末本集有之遺藁不載自第二至第十月日皆具獨第六第七兩疏係正月而空日又論確十罪疏亦本集有之而遺藁不載已并第六第七疏附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五疏後外有此一疏編錄者皆云摯作而集及遺藁並不載末又稱臣等蓋當時與其僚王巖叟輩同上

未必出摯手故集及遺藁皆無之然所論則實摯先所建白者今仍係摯名且增等字更徐考之

癸酉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得過五分　右正言朱光庭奏此據編類章疏增入伏以忠邪之迹自古難辨治亂之道由此而分蓋忠臣愛君惟循天理任之則治邪臣蔽君惟徇私欲任之則亂為人君者孰不欲任忠臣以成治道然或不能始卒者邪臣蔽之也則是忠邪不可以不辨也臣伏覩聖政日新思致天下元元入於太平之域愛養基本為無疆之

福此甚盛德也臣愚不肖得於斯時親蒙聖選拔自常調寘之諫列固當盡忠竭愚以報萬一恭惟神宗享御十有九年勤勞可謂至矣太皇太后陛下以仁聖至明總攬萬幾保佑皇帝陛下夙成之德講求善治登任正人天下翕然知所向矣竊以朝廷之事猶一家一身之治也自祖宗以至今日事或未安於理則必更張烏有先後異同之說惟其當而已今朝廷之上所與謀謨論議者數執政大臣若同心於公則惟理為是一懐私意

則異說不勝方聖意孜孜圖治之始或慮為大臣者不顧義理之是否輙懷私意復為顧望以為先朝之事不可遽更肆為辯說以惑天聽此乃天下之邪臣不可以不察也臣願當廷見執政大臣論事之際或說有異同一以義理辨之則忠邪自見忠臣則任之宜堅邪臣則亟行顯黜不使肆異說以害政事則天下太平不難致矣

甲戌詔將來河北河東路合置保甲冬教場並令於不

當北人道路安置內揆邊州縣仍令提舉保甲司安撫司相度合置去處以聞密記十四日甲戌吏部尚書曾孝寬為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翰林學士知制誥呂大防為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潁昌府孫永為工部尚書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並為吏部侍郎給事中蔡卞為禮部侍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范純仁中書舍人王震並為給事中純仁以司馬光親嫌辭不許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給事中處門下當封駁非他職

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當諫官所未論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駁而封還之其於扼天下之要以厲至公而嚴朝廷莫先此者宜得正人以允公議按震資材不高特以阿諛附會驟致清近前歲將命西邊所至貪饕多受饋遺流聞京師甚為士論所鄙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讜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震之新命乞賜追寢巖叟又言臣近彈奏王震不可為給事中乞賜追寢至今未蒙施行理當再有論列臣言其出使無

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皆出於中外公論非臣私言竊以震元無科名偶因銓試得進士出身當時之人已譏忝冒因緣附會暴至華顯無一言一節之美聞於搢紳惟聞奉使貪汙而已迨出官以來未嘗歷一日外任四方之事皆不習之令論駁之地政令所自出非知天下之務達天下之情何以講利病裁可否酌是非以聞於上又非忠公勁正何以敢為名器之重豈當虛以授人伏望陛下垂採公議早賜罷震為官擇人以為朝

廷之賴貼黃稱臣昨以言震阿諛附會驟致清近伏望
陛下考震本末即知臣言不妄震别無功能若非善於
阿附何以未嘗為一日外官數年之間致位至此惟乞
陛下特賜睿斷罷震此職别有差遣以允公議臣竊見
祖宗以來給事中皆選用方正不阿踐敭中外之人補
助朝廷今震既未歷事且無清名何以當此選而震奉
使貪汙玷辱君命因此立出使者供饋之法則非朝廷
不知其人也非臣誣其人也嚴叟又言臣近兩上章彈

震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乞賜追寢新命不蒙施行此必大臣有左右其人而彌縫其惡以解陛下意使公言不得伸臣初不顧攻其私慝以傷大體然知而不言終為負職兼須論奏乞正典刑臣訪聞震事母不孝凡俸祿之入盡歸其妻室母不得而有之飲食衣服皆限量以給其母母常有不足之恨嘗因覃恩得封誥母忿而却之曰以此遺我何如以飽飯一盂遺我邪自陝西奉使回所得數千緡

止以銀十兩絹十匹奉母而已其厚於妻子而薄於親

士大夫無不知者震大族姻家戚屬滿京師善惡不可

掩詩曰鼓鍾於宮聲聞于外外人之論有自來矣固未

有篤於事親而人能誣之以為薄也方陛下新即位敦

孝以示天下之初而近臣履行如此甚非所以厚人倫

隆王化也乞行竄黜以厲事親貼黄稱震久為中書屬

官日以諂佞事諸執政多悅其人而力為地且震與宰

相有親伏望聖慈特賜主張以行公議尋命震出守元祐

監察御史安惇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監察御史劉拯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先是御史臺言事官共置六員見八員當減二員詔長貳擇其可罷者中丞黄履言察官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甞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乞止令侍御史劉摯推擇詔從之摯言除陳次升見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惇到任久次可以减罷乞量才别加任使故拯惇有

元年閏二月四日壬辰震罷給事中以龍制知蔡州

是命十一月末孫覺云云可考遣吏部侍郎李常代陳安石相視黃河十一月六日遣安石明年正月十四日又二月六日四月四日禮部尚書韓忠彥權發遣開封府蔡京兵部尚書王存御史中丞黃履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降授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度支員外郎陳向皇城使邵州刺史張節愛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孝孫等並第加食邑食實封以應奉山陵有勞也　高麗國進奉使人乞收買大藏經一藏華嚴經一部從之又乞買刑法文書不許不許買刑書在十八日今并入此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諜報西賊集九監軍司人馬欲犯蘭州命趙濟探賊所向先設備　罷後苑西作院吏部侍郎熊本為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工部侍郎王克臣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陳州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再具狀論蔡確違勅廢禮驕慢不恭無大臣進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之回自裕陵即使其門下之人揚言於衆曰確有定策大功嗣皇之所依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先布此言摇壓公議衆人皆識其

意莫不憤惋而笑之臣竊以昔之所謂定策者葢國有變故未知所立方艱難之時大臣能奮不顧身議於危疑不可知之中擇賢而立以扶顛定傾則是大策由此人定古之人則霍光今之人若韓琦是也而今日之事豈與彼同也哉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所歸戴也承序繼統實應天下至公大義自然之道也臣下安可謂之定策況先帝進藥既久太皇太后陛下聖志前定

先已宣諭執政以建儲之事則天下之順道太皇太后
陛下實行之矣顧確等輩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
今確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矜傲自處欲以此固其權
位此中外之人所以憤嫉痛心而不平也昨者確等輩
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
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今乃誇衆以自名貪
冒欺罔謂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遜
去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聖慈深察早賜睿斷罷確職

任以慰安中外貼黄臣孤立無援非不知附宰相則有福彈宰相則有禍然仰報任使又恃恩遇不敢自為身謀故以外議上聞伏望早賜施行以慰中外又貼黄確與章惇素相親今固結朋黨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為便故確内則陽為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強悍凌侮沮害令廟堂之情極不和諧近日政事大段稽壅每議一事一人曰可一人曰否一與之合一與之離有終日不能決一事者蓋衆意欲以歳月消磨善

人之氣沮閣聖政不可不察也今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自立天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摯遺藁以此為第三疏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上

乙亥初御邇英閣召三省樞密院侍講侍讀修注官講讀錫宴於資善堂賚銀帛有差李壵十朝綱要上初御邇英閣召宰執侍臣講讀仍詔自今更句宰執兼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十二月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伏以忠賢進則治之表姦邪任則亂之階自古及今不易之道也臣蒙遇聖恩擢在諫列以言為職敢負上知臣竊見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殊不盡

恭臣昨祗奉陵事迎接神宗靈駕目覩確之舉動深可歎嗟確為大禮使自當如人子之送慈父既發引在道則須躬親與扈從臣僚不遠前後周旋相視安徐而行竊慮稍不中節則神靈為之不安而確不務此每於靈駕發引則馳馬先去數十里之遠直趨館舍以就安眠後面靈駕一行並不照管當此之際有如路人為臣不恭莫此之甚送終大事尚不盡心責其他事盡節必無此理向聞不赴殿宿已是不恭憲臣有言確殊不以為

懼至於送終又更簡忽裕陵事畢自合引去而確未嘗
堅請輙已安居揆其所為不恭如此大臣之節當若是
乎節既不足觀則遇事私意詎可量乎豈可使竊據大
位秉國之鈞乎則確之宜去者也又竊見知樞密院章
惇素來輕易多言方聖政有為之際仡屋漸見蘇息惇
為大臣當上體朝廷同心一志輔之翼之以就太平而
惇乃謂先朝之事不可遽更肆為辨說沮抑聖意殊不
知朝廷一家之事烏有前後異同之說但事未安於理

則必更張務求其至當上以廣宗廟無疆之福下以納生民安樂之地而悍挾邪肆辯復為顧望不以朝廷生民為慮大臣若此非姦而何此悍之宜去者也又竊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閥閱之盛自昔罕有父兄之教固久而嚴然縝內行不修外無素望偷安冒寵所補缺然久居鼎鼐殆恐覆餗此縝之宜去也聖恩寬厚進退大臣以禮察其不恭挾邪冒寵之如此不足以勝大任當其釁惡之未彰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廼君臣安全

之義也恭惟宵旰之勤以生民為念興治補弊適此其時必得公忠正直之臣並在左右前後則可協熙庶績以代天工昨自朝廷召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為知慶州范純仁近已召為侍讀純仁者乃公忠正直王佐之才天下士大夫未見其比願聖慈待以不次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則聖治可不勞而成資政殿學士侍讀韓維天下之賢才宜置之宥密寘允公議臣願聖慈深察臣

言特出宸斷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内以賛
萬幾則自然朝綱不紊聖化得行太平之風自兹始矣
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公事趙濟奏西蕃鄂特凌
古差首領結斯濟特齎到蕃字譯稱蕃家王子扎實拉木噶
巴勒布沁鄂特凌古文字送與熙州趙龍圖採得滿裕克家瞮
點集人馬告漢家邊上做大準備早奏知東京阿舅官
家着臣却寫文字送與蕃家王子鄂特凌古亦採得滿裕克
家瞮點集已着將官做了大準備更體探滿裕克家待

於甚處作過報來詔趙濟回答鄂特凌古文字不先奏及便稱為蕃家王子特放罪其今後往回文字即依已回報稱呼密記十六日丙子

丁丑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開封府界提點司與提舉將兵歲分州縣閱視諸將軍須

戊寅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判大名府韓絳加食邑實封絳前為西京留守應奉山陵禮畢故也

吏部侍郎陳安石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承議郎起

居舍人邢恕朝請郎起居郎胡宗愈並為中書舍人十二
七日 恕罷 左司郎中滿中行為起居郎禮部郎中蘇軾為起
居舍人中大夫太僕卿李之純直龍圖閣知滄州朝請
郎呂陶為司門郎中奉議郎孔武仲為正字　侍御史
劉摯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論奏宰臣蔡確乞行罷黜未
蒙指揮施行須至再有陳列臣之於確素無仇嫌但以
其人懷邪徇私不恭無禮久居相位無益國家公議所
不容王法所宜治確自京官不十年至輔弼非以學術

選也非以德義進也特以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是以任風憲則專以護持苗役法令為公論居廟堂則專以聚剝生靈膏血為相業天下安危久遠大計不以經心民間困苦若胡越人之不相問至於排斥忠良引置黨類深阻而不可勝數臣今且舉大者一事試言之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省同共進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書之權既

已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審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會王珪薨謝執政遞遷確以左僕射進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即時陰令御史中丞黄

履上言以為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差除誠是也乃所謂公道也乃所謂善政也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也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為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市以私相成至於如此無人達于聖聽豈不可為歎息也哉臣願陛下試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隨已則為公邪為私邪又足以

見朋黨之附確而為其用者其効如此則為邪耶為正耶自今春以來詔恩屢下勤恤疲民稍更革法度未便者此皆確之所不欲其心忌而耻之者也然陽為協順將一二小事依應增損者此非真能奉宣聖意也蓋欲以此安其身為不去之計而已今陛下不深察其矯偽而聽其自留陛下誤矣使確置身既定立足既牢必須領袖邪黨專權肆志小人之道日盛君子之道日消朝廷將不能制同列亦不能勝天下無由終被仁聖之澤

矣然則確之去不去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之所繫也伏望聖慈早發睿斷罷黜一確上足以安朝廷下足以安生民而慰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貼黄試因確進對之際陛下密察其語言所向及差除所主張之人則足以見其心之公私邪正矣又貼黄自冬以來雨雪不降亢陽為厲臣按五行志以為政舒緩之所致恭惟聖慈於大臣仁恩太厚包容太過至公之法都不行於貴近此乃和緩之效故其政冬温而無雪

伏望振剛明之斷深體天道罷去確位則和氣必應又貼黄確與章惇張璪為黨自知公議所嫉疑言路或有文字訪聞逐人各令親信於内臣中出入稍親近者探伺訪求虚實伏望聖慈亦賜訪察摯遺藁此係第四疏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　奉議郎太常丞王覿為右正言覿首上疏論知人安民曰臣聞自古聖治之極莫過堯舜當舜承堯治之後忠賢之在朝者宜已多疾苦之在民者宜已少然禹臯陶相與謀於大舜之前而惟以知人安民為務以謂

惟帝其難也况後世聖治之機或未及堯舜之時其於
安民知人之道又可後哉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進拔
忠良擯斥姦惡修完制度剗革蠹弊而四方萬里手舞
足蹈以慶盛德之舉以觀無前之烈此陛下知人之哲
安民之惠亦已至矣然臣竊以謂前日進用擯斥之人
修完剗革之事多公論之舊著聖聽所素聞嫌疑之人
未及騁其謀譸張之説未得肆其惑故知之無難而行
之尚為易也今陛下臨御漸久權綱漸著人之謀身者

將諂諛以取合巧佞以害正而事之隱伏者將壅蔽而不聞浸淫以成患則知之不易而行之浸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故大舜當攝政之時已舉十六相放四凶族可謂能知人矣又嘗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可謂能安民矣然及其即位之後禹臯陶方且以知人安民之道吁俞問難講明其説以告於舜者誠以知人安民有天下者之所至難也彼咻之者既多蔽之者既衆則不能無惑而為知人安民之害故禹

臯陶不以舜之歷試者爲已足而又須賛襄警戒使兢兢業業日謹一日然後可以始終𢃄惠而黎民懷之也故臣伏望陛下不以今日政事爲已足而孜孜汲汲以安民知人爲先務而不可須臾忘也夫情偽萬端邪正不一聽用之際安危治亂之所係也不廣覽兼聽而求所以知之臣未見其可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圖政事者執政大臣而已非執政大臣而得以職事進見者未嘗有也夫諫官御史皆陛下耳目之官曽不使一人

登君之陛以論天下之事非所以明目達聰也今天下民力凋弊無古所謂九年三年之食也中稔之歲猶有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而轉乎溝壑不幸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雖欲安之術已難矣其尤甚者北有黄河横流之患西有邊城戍餉之勞洮河蘭會歲費無算生靈膏血將有時而盡矣此安可以不早為之計深為之慮也臣故以為安民知人正今日之首務也然知人者陛下之所自任廣覽兼聽以資之可也至於安民之

道則因執政大臣進見之際垂問孰講焉無使舜禹臯陶專美於唐虞之際則臣之願也天下之幸也　奉議郎國子司業翟思知南康軍思進神宗挽詩失韻故有是命思前為御史嘗論韓縝過惡議者謂縝因是以報怨蘇轍劾韓縝章云云孫升論朱服翟思章更詳之　詔句閱試諸軍令軍頭司具策開析兵員提舉教閱官及都教頭人數技藝并所得恩例以聞　罷增置鑄錢監十有四十月丁三日甲戌初令戶部減省增置十四監當考其名

辛巳大食國遣人入貢

壬午以慾雪開京師寺觀　侍御史劉摯言臣伏覩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廟殿伏縁宮中地步今已隘迫若或開展民居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于西漢而其制度則不傳而無聞今景靈之聚神御也固有祖於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縁前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依舊各建殿室乃出於一時規畫别無義據臣愚以為既曰廟

貌則禮當倣宗廟之制而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令日神宗所御無所事于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復大始殿易名而為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於時而已也考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為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更賜可否或詔三省兩省禮官雜議有無不便詳處其當以待聖斷臣淺陋妄議合即嚴誅十一月七日神宗祔廟摯此言不得其時因修蓋神御殿先出之詔神宗皇帝神御殿用景靈宮治隆殿後棖子園修蓋 劉摯又言近具

狀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見任各令外補候體量到事狀別聽指揮至今多日伏縁周輔等首於江湖增敷鹽額配賣害民數千里之人破產被刑咨嗟怨讟實不聊生與吳居厚王子京輩掊刻希進情理無異居厚等才行體量先次移罷獨周輔父子出入朝省如故臣以朝廷政事命令不一罪同而行遣異不足以服人心故有論列終不蒙施行臣所未喻今公論不安皆有疑議以謂周輔昨知開封府根勘軍器少監蔡碩借貸官錢

公事周輔以碩乃宰相確之弟也故附合觀望滅裂不盡公理反以重罪坐舉發之人實有恩於蔡氏所以今日宰相確力主周輔父子不令罷去欺謾聖聽損公法以報私恩臣以謂若果如衆論所損不細惟望聖慈詳酌何惜罷周輔等且令外任聽候朝命庶幾政令無二三偏黨之疑以報天下以解大臣之謗伏望速賜施行

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章十二月三日第二章二十二日第三章明年二月二十二日乃錫責 詔增講讀官職錢為三萬御集云侍講侍讀月各特賜錢三十千 戶部言府

界諸路耆長户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税甲頭代户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勘會諸州縣坊郭舊有坊正昨行減罷於主户兩丁以上輪充甲頭催税租常平等錢物今合依舊雇募坊正替罷甲頭欲乞申明下府界諸路提舉司應州縣舊係坊正後來改輪甲頭並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舊以甲頭代坊正並罷從之

甲申龍圖閣待制兼侍講趙彦若提舉萬壽觀朝奉大

夫戶部郎中范純禮為京西轉運副使元年四月十二日復為侍中

延福宮使寧國軍留後入內都都知張茂則為內侍省都都知以太皇太后手詔昨建儲及祗奉皇帝即位有勞故也

乙酉遼國賀正旦使永州觀察使蕭治利州觀察使蕭嘉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卿充史館修撰李炎朝議大夫守衛尉少卿趙金見太皇太后于崇政殿次見上于紫宸殿　承議郎殿中侍御史黃降為國子司業蘇轍明年

閏三月六日言韓縝初拜相臺官黄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陛下業已用縝未欲即罷縝畏降復言乃除降國子司業雖云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也實録不著降前官是年七月二日降猶以殿中侍御史論罷保馬司勾當官令增入元祐元年十月末二年正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可考

丁亥承議郎起居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太皇太后手詔以恕除中書舍人賜紫予以恕驟遷過當恕多出入權門全非檢謹可罷新命與外任知州軍也此據政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事實録於明年正月五日乃書恕嘗教高公繪之恕除中書舍人在十二月十八日

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

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并以恕藁進既罷恕新命又絀之恕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温辨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伺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絳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言曰太妃昔為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瞿然遂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書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視訝公繪太忤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密補太母無不欣納往往以為得之於公也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為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急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實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也韓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縝客也乃

亦入劄言公闕與政事交遊執政遂以此為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温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光居政府不能為和叔别白負愧誠深蓋以中旨有交遊執政之言恐益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一兩月温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為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温公薨矣時吕公亦在政府與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為言官初且祝公欲為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為工部貟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吕公著素與邢恕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恕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旦由此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為公也繹所載如此盡多妄說姑附見劉摯元豐六年八月為監察御史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己出為江東運判矣吕大防政目元豐八年二十七日邢恕知隨州以手

詔恕除中書舍人予以本人驟遷過當恕多出入權門全非檢謹可罷新命與外任知州軍也按恕除中書舍人在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新命當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防政目必審不知舊録何故於元祐元年正月五日乃書而新録又因之　恕既罷中書舍人即上書曰臣聞安危治亂之機在分邪正别白君子小人而已然而邪正交相詆君子小人交相毁此世主之所以眩惑而分别為難也臣請得而辨之其術有三焉考其平日素行無玷缺在朝廷甞有忠言直聲事迹顯著不然必有改過遷善之實一也毁詆之言無所不可要在窮究其事實推原

其情理則加誣之說不得獨行二也朝廷之上必有令聞令望之臣則公議之所在可以詢諮質其是非三也如此則邪正分君子小人之分白而邪不能害正小人不能勝君子則安而治以君子譽而進以小人毀而退今日以十人之言指以為是明日以一人之言指以為非而無三術以分別則毀譽是非淆亂邪正不分君子小人之分不白而邪得以害正小人得以勝君子則危而亂此雖堯舜之盛未嘗不加意而深察也臣竊自惟

當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者臣不敢欺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非嫉坐此擯斥者八年此天下所共知非臣所敢欺也其後呂惠卿與王安石結怨互相攻訐先帝追惟愚臣疇昔之言無所欺愧記其姓名召還館閣而臣介然自守不易故意歲在丙辰庚申先帝凡再下詔求直言而臣再以狂妄應詔未嘗敢為阿諛之辭大抵皆矯拂時政其書固在禁省可以求訪閲視也先帝雖含容不加誅然

臣止在儒館不他遷者七年當彼之時臣已寂寞自守分甘終身棄置閑散豈復更兾今日之遭遇臣之處身前後十五年間粗有本末內外備知至於先帝末年頗察知臣以為忠信未寢疾之前兩月始用臣為職方員外郎不閱月亦以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其日月皆可考按也會逢皇帝陛下繼統太皇太后躬聽斷並用忠良僉去慠蠧臣於此時首蒙拔擢為尚書右司員外郎職為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為千載之一時可以忘

身徇國故不復畏避形迹慨然以分别邪正興利除害為己任朝廷進見執政大臣未嘗有一毫及私計也其中不樂臣者固亦有之然以太皇太后在上每事務在公道而臣論直理是故無如之何耳今七八人者皆在左右因其同進見時當無敢為私言者故可質證也以此姦邪小人之意不自安與不得志者指臣為仇敵而見詆以此職為招權者有之矣左右司見執政論時事乃其職業然臣始謂不辭招權之名而後得以質問今

日之時事果是也果非也所用人物君子也小人也使今日之時事果是所用君子則臣前假使實招權於國家乃為有補庸何傷邪且朝廷自尚書職方員外郎除臣為右司員外郎又除臣為起居舍人此必有譽臣者既已為起居舍人則除中書舍人在國家為擢用而於格乃為次補故事修起居注例遷知制誥無遲速之限近者或兩月遠者率不過周歲今起居院有題名可一一覆視也即以臣為不當與胡宗愈並試則自官制之

行凡三年中書舍人不必皆闕而同試者三矣曾鞏趙
彦若陸佃三人同試一也王震蔡京兩人同試二也錢
勰楊景略二人不試而並命三也即以員闕論之則中
書舍人定制六員近例蔡京王震錢勰楊景略同省四
人也今論事理雖如前所云然臣豈不知爵祿予奪皆
在朝廷人臣之義無自以為當得之理但果一切出於
太皇太后聖意則臣固宜退省以待照察今竊聞除臣
與宗愍告命出而復入則臣固知本非太皇太后之意

是必有毀臣者竊惟聖人之心務在開進言路故凡言事之臣其言雖未中理莫不容納此誠太皇太后盛德美意天下幸甚然臣昔者固常請廣諫員以謂必先審擇其人然後採用其言矣今即太皇太后親政以來所薦用臺諫官則固皆端良之士如使有言及臣則臣固當引咎自責太皇太后亦宜垂意納用其言若昔日臺中則君子之與小人固相淆雜近已沙汰安惇劉拯二人外補矣劉拯即嘗論韓維不當除資政殿大學士者

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此太皇太后之所知也必以臺官之言毀譽可信則劉拯之言太皇太后不用也今惇拯雖去但緣近制止令減去二人耳臺中如惇拯者蓋尚有一二臣固不欲指其姓名彼皆素無名行陰忌善良顧惇拯之去有不自安之意其人固非太皇太后臨制以來薦舉援用之人其人姓名蓋皆賢士大夫之所不知或知之者必指以為匪人也臣竊意今玆肆為誣欺者必出於此曹了無疑也臣既為

彼所詆所議而反論其素無名行指其為匪人則疑不足以取信於世然今朝廷之上固有忠賢之人名徳顯著太皇太后可以信而不疑者試以其人姓名密加訪問彼不指以為匪人則必曰不知其何如也不然乞下其章付臺諫議之辨其人嘗著忠節或有賢名乃出於太皇太后臨政以來方被薦舉狀内黄貼子稱即去年正月已前所舉邪正大抵未分則臣言為欺君罪當誅斥不止不敢冒進而已即如臣言則小人而誣君子邪黨而詆正士固不逃於聖

鑒矣凡臣為此言固非區區一身計也直以邪正是非之際乃天下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繫故臣不敢避鼎鑊逃鈇鉞得一極陳之使其言少有補於國則臣雖誅死萬萬無恨況于進退去就之間哉不報元符初竟坐此書責知南安軍元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庚子恕責南安舊録載恕此書云元祐元年正月上今附恕罷時

已丑太常寺言來年正月朔拜表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遼國人使當赴内東門立班稱賀從之　司馬

光言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憂百姓安國家為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蠧聖人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兵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啟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勲然後大禹之迹悉為宋有於是載戢干戈

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拔交阯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柢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

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掊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
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相與誤
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
以聚貨泉又驅畎畆之人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
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奏置保馬使賣
耕牛市駔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内
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
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閲舊制誦射法效急裝機械陣圖

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搉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

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已妄動輕舉是以頓兵
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
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
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敵人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
深悔其然厭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
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
吏毋得妄出侵掠俾内外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

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場坊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

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
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
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為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
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
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
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决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
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殺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

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草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　侍御史劉摯言臣聞朝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徇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懷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僻違之

政而下有向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恵綏天下去民之所
不安至於振淹滯紬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
畿甸遠至於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
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
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
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
内睽者有強横以肆鷙者有忍耻以懐咎者滯事積前

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於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此例或止於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百姓之大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為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邺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盛年

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恨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為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滞未决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别白施行以幸天下貼黄稱如永興闕帥臣及陳州明州見闕已久各不除人蹇周輔父子累有

言事官彈奏並不施行又稱臣今所奏皆執政姦謀私意也臣非不知歷詆其狀臣迹甚危但上報任使不敢自惜然若明示臣章必恐轉相激發愈更乖戾欲望只作聖旨宣諭催促壅滯文字所貴有所畏憚却肯了事此章俟經聖覽乞留中使臣孤迹稍安則小有聞見必以自竭庶補萬一　摯又言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為厲被災甚廣羣情嗸嗸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為出入流通

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爲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陷依違相激相鬨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格而不下文書稽滯而

不行官爵濫於無名而不應於典故公道屈於貴近而獨施於踈遠私邪朋比上下隔否況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令舒緩之所致也令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

爕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伏望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

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摯又言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摯又言臣曾具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未蒙施行竊聞候開年降指揮故不敢頻有申請今已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八人斷大辟二千六十十六人